



1565.0. 95.2

# 巴黎的秘密

〔法〕欧仁·苏著

孟昌译

宝文堂书店

## 巴黎的秘密

---

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362,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61/2 插页2

1982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63,001—69,000册

---

书号：10070·102

定价：2.10元



作者像

## 译者前记

欧仁·苏（1804—1857）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外科医生的家庭。他父亲是宫廷医生。他本人也当了多年的外科医生助理。他曾多次游历各国。一八二八年参加过纳瓦里诺战役。翌年他父亲去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他退了职，定居巴黎，从事创作。

欧仁·苏的作品常常充满离奇、惊险、幻想而生动的情节，引人入胜。从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三年，他发表了几部以航海为题材的小说《普利克与普洛卡》、《阿达尔—居尔》、《蟒蟒》，这些惊险小说把读者领到海盗、凶恶的复仇者和无畏的冒险家进行活动的大海上。当时描写航海题材的小说还是一件新鲜事儿。因此，这些作品使欧仁·苏获得“法国的库柏”<sup>①</sup>之称，深受读者喜爱。特别是在俄国，许多大型杂志竞相刊载欧仁·苏的小说。俄国大作家冈察洛夫所从事的第一项文学活动就是翻译欧仁·苏的小说《阿达尔—居尔》。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欧仁·苏开始写历史小说。这时候，在三十年代暴风雨般的十年影响下，作家满怀对民主的感情，成为七月君主政体的反对派。他在《拉特列蒙》这部历史小说里重新批判地评价路易十四的形象。在《玛蒂尔达》里，他把批评矛头指向当时的上层社会。上世纪四十年代，

---

<sup>①</sup> 库柏（1789—1851），美国小说家。他写了许多以航海为题材的小说。

法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明显，阶级矛盾愈加尖锐化。欧仁·苏受到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从此成了民主主义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下层人民。他的创作转入了一个新阶段，反映尖锐的社会问题。无产者和下层人民的贫困生活成了他创作的源泉，这种倾向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欧仁·苏主要作为社会小说的作者载入法国文学的史册。

一八四二至一八四三年，欧仁·苏在《辩论日报》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这部小说当时轰动了整个法国和欧洲。它和乔治·桑的小说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高雅的”读者读了这部作品，其中许多情节使他们象触电一般受惊，他们叫道：“肮脏的猎奇！堕落的感情！罪恶的地狱！”在《巴黎的秘密》里，犯罪的资料引起了这个城市的恐怖，使一群敏感的群众激动不已。正是这种资料使这本书与当时人道主义的巨大潮流相汇合。这部小说的巨大胜利到今天还使人惊讶不止。当时，社会各阶层都读过它，巴尔培·杜勒维里<sup>①</sup>承认说，连那些马车夫和工人也“如醉如痴地读它”。巴黎历史图书馆收集了读者在这部作品第一次连载发表一年多的时间里寄来的大量信件，这些读者包括举债度日的人、虔诚的宗教徒、清客、穷愁潦倒的人。有人有所请求，有人表示容忍，有人愤愤抗议，有人提出声明，有人忧虑，有人劝导。人们都参与了他的创作。靠了这些大量的信件，我们得以如实掌握了这部小说形成的神话。工人们读了描写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摩莱尔一家”的惨象以后，就象着了火似地激动起来了。他们一致赞美欧仁·苏是那样了如指掌地揭示他们可怕的悲惨生活，

---

<sup>①</sup> 巴尔培·杜勒维里（1808—1889），法国小说家。

并要求作者为他们鸣不平。人们为摩莱尔一家的不幸而寄钱给作者；于是欧仁·苏便以这群人的意志来写作了。法国批评家和诗人圣勃夫指出《巴黎的秘密》真实地描写了“上流社会”的伪善和腐败。这部小说出版后，法国下议院立即讨论修改残酷的法律问题；反动派称欧仁·苏是个“不道德的人”；傅立叶主义者说他是“穷人的辩护人”；乔治·桑说他是“民主派作家”；别林斯基认为这部小说的基本思想是真诚的，高尚的，作者“想要把那些注定愚昧和赤贫、并由于愚昧和赤贫而去犯罪的不幸者的苦难景象，呈现在堕落、自私、崇拜金钱的社会面前”，①同时也指出他的揭发有局限性。欧仁·苏从小资产阶级观点出发，提出无产者的命运问题，因此也引起革命导师的注意。马克思称欧仁·苏是一个“温情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②恩格斯指出作者“以显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③

《巴黎的秘密》是在社会矛盾愈加激化的年代中产生的。当时巴黎人民的穷困已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一面是上层社会的荒淫无耻，另一面是下层人民的穷困和道德败坏。作者真实的描绘把读者带到了巴黎的贫民窟、监狱、病院、酒吧间和贼巢，在那儿群集着杀人的逃犯、流氓、强盗、小偷、江湖医生、老妖婆、妓女和穷人。这儿的生活景象当时还完全处于文学的视野之外。而欧仁·苏是最早描

---

① 《别林斯基选集》俄文版，第2卷第6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册第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写下层社会这类景象的作家之一。他把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充当作品的主人公，把这些人的生活 和 命运、欢乐和痛苦作为小说的题材，代表了小说的新流派，是“时代的旗帜”。①

从这部小说开头几章中，读者会知道少女玛丽花的不幸身世；她自幼就被母亲遗弃，流落巴黎街头，进了少年感化监狱，后来在酒吧间老妖婆那里当奴仆，做了妓女，在小偷、流氓、强盗和走私犯当中度过了最好的年华。她和绰号“刺客”的一个过去的苦役犯一样，生活在巴黎这罪恶的社会环境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却没有丧失人的品格，相反还保持着诚实、高尚和洒脱不羁的人性。玛丽花是被玷污了的处女，但她的灵魂可以从她的脸上看得出来，那是没有堕落的。正如马克思说的，“玛丽花虽然十分纤弱，但立刻就表现出她是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愉快活泼、性格灵活的，只有这些品质才能说明她怎样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地成长”。②

作者怀着深厚的同情心描写辛勤劳动的宝石匠摩莱尔一家的悲惨遭遇：发疯的老母亲，生病的妻子，受了污辱的女儿，四个衣衫褴褛的小孩。作者还用了不少篇幅描写那些勤劳、诚实、无辜的不幸者的苦难景象。小说里洋溢着民主与人道主义气氛。

然而，欧仁·苏揭露资产阶级社会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他怀着同情心所描写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些消极的牺牲者；永世受苦的

---

① 恩格斯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3册第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人，这些人只会指望善良而“觉悟的”富人行善，来减轻他们沉重的命运。这说明欧仁·苏不了解人民的真正缺点和美德。是的，欧仁·苏希望人民不要过穷日子，不再忍饥挨饿，衣衫褴褛，因而他同情他们的穷困。但是，正如别林斯基指出的，“他怎样地同情，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没想到那包藏着罪恶的不是什么个别的法律，而是整个法国的司法制度”。①

欧仁·苏的小市民的狭隘思想特别鲜明地表现在正面主人公鲁道夫身上。作者把这个人物写成一个“救世主”，写他巡游酒吧间和上流沙龙，赏善罚恶，“拯救”不幸的无辜者，严惩那些怙恶不悛的恶棍。鲁道夫凭藉自己的能力和财富，将玛丽花从穷困和耻辱中解救出来，后来发现她原来是他的女儿。他庇护了改邪归正的苦役犯“刺客”，救出了受迫害的诚实青年热尔门，并促成了他和女缝工丽果莱特的婚姻。另一方面，他残酷地惩罚恶人，用暴力弄瞎了“校长”的眼睛，使伪善的公证人雅克·弗朗患上不治之症。这是欧仁·苏通过主人公鲁道夫改良病态社会的理想“处方”。马克思批判这个“处方”，指出“鲁道夫能够实现其全部救世事业和神奇治疗的万应灵丹，不是他的漂亮话，而是他的现钱”。②马克思还指出鲁道夫怎样使过去的苦役犯“刺客”变成了“道德的生物”，使他充当奸细，把自己旧时的同伴诱入了致命的陷阱，并且怎样压服了他的个性，培养他完全象狗对主人那样忠顺。可怜的“刺客”最后救鲁道夫时被刺死了，而“刺客”临死时却对鲁道夫说：“象我这样的一撮尘土对于象您这样伟大的殿下有时也许是有点用处的”。马克思讽刺欧

① 《别林斯基选集》俄文版，第2卷第6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3册第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仁·苏借助于有美德的鲁道夫对玛丽花乐观的、落拓不羁的性格所做的实验。他“把玛丽花交到主人公鲁道夫的手中，以便弥补自己的孟浪无礼，以便博得一切老头子和老太婆、所有的巴黎警察、通行的宗教和‘批判的批判’的喝采”。<sup>①</sup>由于神甫的谆谆教导，玛丽花的天真乐观的世界观变成了她对宗教的崇拜。可怜的夜莺（玛丽花的外号）心中充满自己罪孽无限深重这样一种意识。她失掉了自己全部天性和魅力，成了悔悟的罪女，完全脱离了尘世，进了修道院，最后在社会和宗教的双重（公主和女修道院长）圣母升天的顶巅上断了气。正如马克思讽刺地说的，“鲁道夫就这样先把玛丽花变为悔悟的罪女，再把她由悔悟的罪女变为修女，最后把她由罪女变为死尸”。<sup>②</sup>

无怪乎当时也有批评家说：“假如我是国王路易·腓立普，我将向阿历山大·仲马、向欧仁·苏和苏利埃<sup>③</sup>不断预付稿费，要他们永远继续写《三剑客》、《巴黎的秘密》和《魔鬼的回忆录》；那就永不再有革命了。”可见这部小说还是有被统治者所能容忍和可以利用的缺憾的。

从一八四四到一八四五年，《立宪报》连载欧仁·苏另一部长篇小说《流浪的犹太人》，这部作品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部小说同样反映了作者的阶级调和思想。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紧要关头，欧仁·苏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一八五〇年他被选为立法议会议员，代表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写道：“温情的小市民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3册第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3册第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③ 苏利埃(1800—1847)，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著有《魔鬼的回忆录》等。

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使三月十日选举失去了革命意义……”<sup>①</sup> 一八五一年欧仁·苏和维克多·雨果一样，不赞同推翻法国共和政体的反革命十二月政变。十二月政变后，欧仁·苏被流放到法国僻远的萨瓦省昂西。他和雨果一样，拒绝了拿破仑三世提出的大赦，宁愿过流放生活。他在流放地写完多卷的长篇小说《人民的秘密》，这部小说描写一个无产者的家史，是作家对一八四八年革命事件的直接反应。一八五七年，第二帝国政府组织对这部作品的审判，控告作者在书的题辞里号召起义，为红旗进行宣传，鼓动人民仇恨政府。结果，小说被判决没收和毁掉，出版者和印刷厂主被判坐牢和罚款。欧仁·苏继续为反对拿破仑和东正教徒而进行斗争。一八五一年他在流放中猝然病逝，来不及实现新的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世界的秘密》的创作计划。

除了长篇小说外，欧仁·苏还写了许多剧本和改编的舞台剧，都是和别人合写的，只有长篇小说是他独自创作的，也只有长篇小说获得很大成就。

《巴黎的秘密》先在《辩论日报》连载。不久，就以十卷本的形式出版，全书约一百多万字。这部小说法文版问世后，欧洲许多种文字的译本立即相继出现，成为风靡一时的读物。一八八四年，《巴黎的秘密》俄文节译本也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出版。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为此写了长篇文章。我国早在光绪三十年八月（1904年）就有署名“冷血”者（原名陈景韩）从日文译本转译了四章，译成文言文，登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册第3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在《新新小说》杂志<sup>①</sup>上，只登了九期。

本书是节译本，系根据伦敦斯坦莱·保尔公司 (Stanley Paul & Co.) 出版的《巴黎的秘密》 (“The Mysteries of Paris”) 英文节译本译出，这部英文节译本收在《国际丛书》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内。为了使故事更加完整，译者又从纽约和波士顿法朗西·尼古里斯公司 (Francis A. Niccolis & Co.) 出版的《巴黎的秘密》 (“The Mysteries of Paris”) 英文全译本 (1899年豪华版) 上补译了一章，即收在本书里的第三十五章。这部节本，保留了作者的手笔，主要故事情节仍完整，结构紧凑。本书插图 (除一幅及作者像外) 全部选自一九六三年法国让·约克·保凡尔出版社 (Société des Éditions Jean-Jacques Pauvert) 出版的《巴黎的秘密》 (“Les Mystères de Paris”) 法文足本版。

一九八二年一月

---

① 见《新新小说》，光绪30年8月至光绪33年，第1期至第9期；发表时书名、著译者署名为，《巴黎之秘密》，〔法〕希和氏著，〔日〕抱一庵主人译，冷血重译。

## 目 次

第 一 章	酒吧间 .....	1
第 二 章	夜莺的身世 .....	15
第 三 章	刺客的身世 .....	30
第 四 章	汤姆和萨拉 .....	46
第 五 章	惊奇 .....	63
第 六 章	穆尔弗和鲁道夫 .....	75
第 七 章	约会 .....	87
第 八 章	沥血之心 .....	102
第 九 章	笨拙的护士 .....	111
第 十 章	惩罚 .....	125
第 十 一 章	调查 .....	138
第 十 二 章	庙宇街的一幢房子 .....	152
第 十 三 章	波利多里神甫 .....	163
第 十 四 章	舞会 .....	174
第 十 五 章	不安 .....	185
第 十 六 章	克雷门斯·达维尔 .....	202
第 十 七 章	穷困 .....	211
第 十 八 章	逮捕 .....	224
第 十 九 章	告发 .....	243
第 二 十 章	圣拉扎尔监狱 .....	253

第二十一章	勉强的友谊 .....	270
第二十二章	强盗岛 .....	284
第二十三章	小艇 .....	293
第二十四章	肖像 .....	306
第二十五章	秘密中的秘密 .....	322
第二十六章	谢茜莉被引见弗朗 .....	336
第二十七章	丽果莱特 .....	352
第二十八章	报复 .....	358
第二十九章	爱与狂 .....	375
第三十章	希望 .....	380
第三十一章	父与女 .....	388
第三十二章	结婚 .....	400
第三十三章	救济院 .....	407
第三十四章	马蒂尔与刺客 .....	426
第三十五章	上帝的意旨 .....	431
第三十六章	亨利·德考增王子 致马克兹米利昂伯爵的信 .....	443
第三十七章	阿梅莉公主 .....	468
第三十八章	幸福中的忘却 .....	483
第三十九章	宣誓 .....	496
第四十章	一月十三日 .....	505

# 第一章

## 酒吧间

在巴黎的杀人犯和窃贼的黑话中，“塔皮—弗朗克”<sup>①</sup>是指最下等的咖啡店或酒吧间。在这类黑话中被叫做妖怪的刑满开释的囚犯，或者被叫做妖婆的同样货色的女人，往往开设这样一家酒店，那是个巴黎居民中的社会渣滓经常出没的地方：刑满苦役犯，骗子，强盗和杀人犯都麇集在那里。假如有人作案，警察就在这藏污纳垢的场所撒下天罗地网，犯罪的人几乎无一漏网。

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傍晚，气候寒冷，雨淅淅沥沥下着，一个体格健壮的人，身穿破罩衫，跨过了桑舒桥，跑步跑进了老城区。这儿的街道，弯弯曲曲，阴暗而狭窄，从立法院一直延伸到圣母院，象迷宫似的犬牙交错。

房屋破破烂烂，几乎没有一扇窗门，那些被虫蛀了的窗框也没有玻璃；又黑又臭的小巷通往更加阴暗的楼梯，楼梯是那样陡，人们只能借助于一根被铁钩拴在潮湿的墙上的绳子攀登上去；有些房屋底层被卖木炭的，叫卖熟肚子的，或卖脏肉的摊贩占用；尽管这些商品不大值钱，但这些可怜的小店的窗门全装了铁条，商贩们对本区无法无天的强盗是怕得要命的。

进入老城区中心费维街时，这个人大大放慢了步子，他

---

<sup>①</sup> 法语“tapis-franc”的音译，意指歹徒聚集分赃的小酒店，或名声不好的咖啡店。

觉得自己踏上自己的地面了。黑夜沉沉，大雨滂沱，一阵阵急风骤雨吹打着墙壁，远处的立法院的钟声响了十下；一些妇女躲在洞穴般阴暗的拱门底下，低声哼着流行小曲。

这个男子突然在一个可怜虫面前站住，抓着她的胳膊，他无疑是认识她的。不幸的女人后退一步，怯生生地说：

“晚安，刺客。”这个名字的意思，指的是一个用刀子杀人的人。这个人曾在囚船上拿刀杀人，因此被起了这个外号。

“是你吗，夜莺？”那个穿罩衫的男子说，“你要替我付酒钱，要不我就要你跳舞，可没音乐伴奏。”

“我没钱呀，”女子哆嗦着说，因为这个男子在本区是个凶神恶煞。

“如果你口袋没钱，酒吧间老妖婆看你俊俏的脸蛋儿，就会给你赊帐。”

“天啊！我身上穿的衣服，还欠下她的租金哩。”

“啊！你想抗辩！”刺客嚷道，在黑暗里给这个不幸的女子随便抡了一拳，她嗷的一声尖叫。“这没什么，我的姑娘，这不过是个警告。”话音刚落，他大叫一声，恶狠狠地咒骂，“妈的，你拿剪刀刺我胳膊！”他怒气冲冲地向黑黝黝的小巷里去追夜莺。

“别走近我，”她说，“要不我就用剪刀挖掉你的眼睛，我可没惹你，你干吗打我？”

“我正要告诉你，”流氓喊道，仍旧沿着小巷摸索着走下去。“哈哈！可抓住你啦，现在我可要你跳舞了，”他补了一句，他那双粗壮的手抓着一只细弱的胳膊。

“跳舞的是你！”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是个男的？是你吗，红手？回答我，别拧得那么紧。



我是在你家门口，准是你。”

“不是红手，”那个声音说。

“好哇！要不是朋友，那就有血可流啦，”刺客喊道，“可是我抓着谁的手呢？”

“就是本人。”

刺客被这只皮肤细嫩的手一下子掐着喉头，顿时感到这只手的筋腱和肌肉象钢铁一般硬梆梆。

夜莺逃到小巷的尽头，登上了几步楼梯，站住一会儿，向保护她的陌生人高声说：“哦，谢谢，先生！你搭救了我。刺客打我，因为我不肯给他付酒钱。我报复了一下，可我用剪刀没怎么伤着他。我现在安全了，你可要当心。他是刺客。”

“我不是个胆怯的强盗，”陌生人说道。以后他没吭声，却传来一阵子激烈格斗的声音。“你是想要我把你宰掉吗？”流氓嚷道，死劲想把对手干掉，他碰到的对手力气非凡。“好哇，好哇，你要为夜莺和你自己付出代价的，”他咬牙切齿地加上一句。

“代价！用我的拳头吗？”陌生人答道。

他向刺客猛扑过去，仍然掐着他的喉头，拖到小巷口，然后猛力一推，把他摔到昏暗的路灯辉映下的街心。流氓翘起了一下，但马上又站稳，狂怒地冲向陌生人，陌生人纤细的高身材显然和他所施展出来的大力气不相称。

刺客身体素质矫健，擅长所谓武术，这一回却遇到了强手。

陌生人用脚绊倒他，十分灵巧地把他摔倒了两次。

刺客还不认输，气呼呼地回击；夜莺的保卫者突然改变打法，拳头象雨点般落到流氓头上，猛击下的拳头仿佛是铁